



夏坚勇 作品

# 湮没的辉煌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湮没的辉煌 / 夏坚勇著. 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4.1

ISBN 978-7-5399-6789-9

I. ①湮… II. ①夏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79730 号

书 名	湮没的辉煌
著 者	夏坚勇
责任编辑	刘佳胡泊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<a href="http://www.jswenyi.com">http://www.jswenyi.com</a>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照 排	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
印 刷	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	10.75
字 数	257 千字
版 次	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399-6789-9
定 价	30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## 再版自序

写下“再版”两个字时我颇为踌躇，因为一般认为“再”就是第二次的意义。这本书1996年在东方出版中心面世，其后又由台湾尔雅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繁体字版，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修订版。东方出版中心还出版了一本带眉批和评注的中学生版，当时让我很有点受宠若惊，似乎享受了金圣叹对《水浒传》和脂砚斋对《石头记》那样的规格。后来一想，其实也就是换个花样促销而已，原本用不着自作多情的。若以版式和装帧而言，前后也已经有了五六种不同的面孔。现在借助江苏文艺出版社重出江湖，说是第二版显然不妥。好在“再”还有再三再四之类的意思，那么就“再版”吧。再版之前照例要絮叨几句的，从1996年至今，整整十七年了，革命样板戏中李奶奶有一句二黄散板：“十七年风雨狂怕谈以往。”这十七年我平淡庸常，也无风雨也无晴。我不怕谈以往。而且觉得二黄散板正好，舒缓且从容，一唱三叹。

校订若干年前自己的作品，有点像人过中年以后翻看箱子底层那些字迹漫漶的情书，心中难免五味杂陈。这些年来，我常常要面对“你为什么写作”之类的提问，回答也几乎千篇一律地标准：起初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为了寻找出路；及至后来，个人的兴趣加上养家糊

口的需要，就成了一种生命的惯性。这样的回答大体实在，算不上矫情。但，并不是全部。我想有不少干这一行的人，其实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追求一种表达的快感。这样说吧，你是一个作家，也取得过一些所谓的成功，这些都似乎风光堂皇甚至名利双收。但在当今这个荡漾着铜臭的社会里，一个作家的名利和风光几乎如同太监的春梦。世俗中难免低能且逼蹙，虽有时自矜清高，但为了一点实际的利益亦不得不在权势面前低眉顺眼甚至强颜欢笑，这些都是你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。而一旦拿起笔，你就是帝王。你驾驭一切，掌控一切，心雄万丈，气吞万里；你呼风唤雨，令行禁止，为所欲为，无法无天；你风度翩翩，顾盼生姿，水性杨花，倾城倾国。你的那种感觉配得上一切诸如此类的动词和形容词。斯时也，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，你的臣子就是文字。文字是多么驯服啊，或望风披靡，或天花乱坠，袅袅且婷婷，恣肆而飞扬，简直就是梅兰芳的水袖和高尔基的海燕。文字如此多娇，有声有色而又浩浩荡荡，这大概就叫“欣然命笔”吧。毛泽东在一首词的引语中用过这四个字，其得意洋洋之色，跃然也。他在现实生活和写作中都是帝王，而我们只能在写作中南面而王，但这也就够了。这种调遣文字的帝王感是一个作家的自由，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权势。虽然这种自由和权势常常有如笑话中所说的尿裤子——你自己觉得热乎乎的，别人根本无所谓，但我仍然很享受那种“热乎乎”的感觉。

在上一次的修订版自序中，我曾引用了伯父说过的一段话，略云：

“人和人比，说到底最后就比谁多一口气。书也是。若干年后，你这本书要是还有人看，你就赢了。”

老人说这话时 92 岁,显然对自己的身体还相当自信。后来他活到 103 岁,无疾而终。如今,又是若干年过去了,当这本书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再版时,我又想到了伯父的那段话。在这个世界上,时间的权力是绝对的权力,无论人还是书,最大的对手只有时间。有人说,美好的秘诀是速朽,大凡美人、爱情、鲜花、彩虹,概莫能外。但文学肯定是个例外。

在这本书的几次出版过程中,我有幸结识了几位值得尊敬责任编辑,他们是雷启立先生、隐地先生、欧阳亮先生、唐丽芳女士。他们的学养、操守和情怀都让我受益匪浅。这中间除去雷启立先生而外,其余几位我始终缘悭一面,所谓“结识”只在电话或信笺之中,但这并不影响我内心的温暖和感动。“鸿雁几时到,江湖秋水多。”他们在远方关切的目光一直成为鞭策我行走的动力。在这个世界上,有些人低头不见抬头见,却咫尺天涯,如履薄冰,可见心灵的接纳并不在于时空维度。而即便是一纸小笺或萍水相逢,也是可以积淀于心底且念念于久远的。江苏文艺出版社的刘佳女士我也未曾谋面,前几天和家人谈及这本书的再版及责任编辑时,我说:“通过电话和短信接触了几次,感觉不错。”这是一种直觉。到了我这个年纪,又长期从事与人的心灵有关的职业,直觉应该是值得信赖的。

## 修订版自序

上海书店出版社的朋友来电话,《湮没的辉煌》出版已届十年,原先的出版合同谅已到期,希望接下去由他们来做。

我觉得这个“做”很有意思,就像木工瓦工说的那样,有一种手工劳作的讲究和用心细细的温情,那意思不光是把书印出来,还包括策划、装帧、宣传造势之类的一应事体。总之比出版更丰富,也更有人情味,一听就让你觉得很踏实。

搁下电话,我想,就让他们“做”吧,十年过去了,一本书早已落尽铅华,换一副行头重出江湖也未尝不可。

在人生的旅程中,十年不能算很长,但也绝对不能算短。这十年,我正值四十六岁至五十六岁,踟躅中年,虽然并未跨越不同的人生阶段,但蓦然回首,那种逝者如斯的况味便有如黄昏的细雨一般落在心头。中年是人生的秋天,虽有些沧桑但还不至于悲怆,关于这个年龄段的男人的质地,余秋雨先生在《苏东坡突围》中有相当精彩的阐发,在那一组高屋建瓴般的余式排句中,我特别欣赏关于“厚实”和“从容”的表达,即“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”和“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”。男人因厚实而从容,就如同女人因美丽而自信一样,挺好!既无须声张,亦无须对别人察言观色。我行我素,堂堂正

正。这不是一种生命的智慧,而是一种生命的境界。对于男人来说,这是一段最重要的年月,蓬勃的青春活力尚未远去,喧闹的人生风景渐至归于朴素宁静,不知不觉地,鬓角上出现了白发,人变得散淡随和了,也雍容大度了。且放慢行色匆匆的步履,豪情尚在,却无复旧时;意气犹存,但决不“用事”。看淡了外在的事功,无论成功还是失意都是生命的盛宴。黄山谷诗云:“桃李春风一杯酒,江湖夜雨十年灯。”他当时才四十岁,就过早地显出一副满面沧桑、老气横秋的样子。年华似水,往事如烟,在世界上所有的权力中,时间的权力是绝对的权力。人的一生中能有几个十年呢?以“十年”为单位来量度人生,就像以光年为单位量度太阳系一样,实在经不住比画的。对于一个人是这样,那么对于一本书呢?十年过去了,它会不会像一个中年人的容颜那样,被时间剥蚀,在岁月中慢慢风化?

至今犹记,那位书店经理当初用上海话发布的预言。其时《湮没的辉煌》刚刚出版,我应邀在上海淮海路和南京东路书店签售造势。书店经理(记不清是哪一家书店)是个很富于性格魅力的上海人,门槛既精,口才又好。为了强调某种意思,他常常喜欢在普通话中夹进几个上海方言的单词,虽有点卖弄,却卖弄得优雅得体。那天晚上他陪我喝了一点酒,也就越发地雄论滔滔。有些话听的时候虽然津津有味,甚至如醍醐灌顶,可时间一长也就淡忘了。唯有那两句预言这些年来一直历历难忘。他说:“依这本书啥辰光也不可能成为畅销书,却可以成为长销书。”

竟被他言中了。

十年来,《湮没的辉煌》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畅销,当同类中一批又一批的新贵们大红大紫、弹冠相庆时,它总是默默地倚在书店一角,素面朝天、不卑不亢,任身上落满了灰尘。

但,又庆幸被他言中了。



十年来,《湮没的辉煌》果然长销。其间,东方出版中心印了四次,台湾尔雅出版社印了六次,林林总总,发行量当在十万册以上。虽细流涓涓,不绝如缕,却是有源头的活水,那源头就是读者——总有些读者心心念念地牵挂着他。对此,我很欣慰也很知足。

这些年中,我收到了数量不少的读者来信,虽然电脑正在大举“入侵”我们的生活,但这些来信几乎全都是手写的而不是打印的,读着这样的信,我更多了一层知遇之感。我一直固执地认为,电脑里的打印文字只适合充斥着官话和套话的公文,私人信笺绝对以手写为好。中国的文字是一种很有意味的符号,手写书信除去可以表达字面上的意思,还可以传递写信人个体的生命密码,你可以从那字体、布局、点画以及所用的纸笔中,想见对方的修养、性格、表情和语调,甚至还有他的身世境遇。而所有这些在打印的文字中恰恰都被“标准化”过滤了。因此,看打印的信笺总有一种疏离感。甚好!我所接到的那些读者来信都是手写的,他们都不会使用电脑,或者即使会也不愿使用。四面八方的来信中,有赞赏亦有商榷,有鼓励亦有纠弹。一笺在手,如沐春风,有朋自远方来,不亦悦乎!当然,也有让我觉得迷惘的时候,例如那一次,复旦附中文科班的几个同学联名来信,要求我行使最终解释权。事情大致是这样的,他们的语文试卷选用了《湮没的辉煌》中的一段文字,这样的试题现在相当流行,无非是把一段文字大卸八块,瞪大了眼睛从中寻找微言大义。问题凡一二三四,答案有 ABCD,要你把正确的一种写在括弧里。这几个同学都不幸选择了同样一种与标准答案不同的符号,而且他们都坚信自己没有错,居然和老师一番 PK。在学生与老师的 PK 中,老师无疑代表着权威。这几个同学觉得是秀才遇到兵,就想到了写信给我。在他们看来,若论对文章的理解,作者本人无疑最具权威性,也理所当然地拥有最终解释权。我看了那试题和答案,怎么看怎么觉得 ABCD 都

说得过去,无所谓绝对的正确与错误。在回信中,我只能说,你们和老师都没有错,是当今这种散发着八股气的应试语文教学错了,这样的试卷如果让我来考,也肯定不会及格。

我一向是不给读者回信的,只把那份情意积淀在心底,慢慢体味,这次是唯一的一次,而且肯定让那几个同学大为失望。屈指算来,那几个同学该大学毕业了吧,他们或许早就忘记了那次考试,也忘记了那封让他们很感到无趣的回信。

前些时接一个远方朋友的电话,说易中天先生在一本书中对《湮没的辉煌》很是推重云云,听得我一头雾水。我向来认为读书乃性情之事,无须追逐时尚,市面上风行的书一般不大买,也不大看,当然也无从知道易先生在书中说了些什么。朋友起初还以为我故作矜持,待知道我真的孤陋寡闻时,便说了易先生那本书的书名,叫我买来看看;然后又谆谆教导一番,说有人推重总是好事,何况是易先生这样能呼风唤雨的学术超男和大众情人呢?一时倒让我十分受用,下班后便径直去了书店,众里寻他千百度,竟然没有找到。一问,说卖完了。端的是洛阳纸贵。

后来还是那位朋友给我寄了一本。他是个细心人,书中凡与我有关的地方都用折页做了记号。五六处折页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一个远方朋友温热的关爱和虚荣。顺着最前面的折页翻开,在一个新的章节的开头,易先生说:

“前两天重读了夏坚勇先生《湮没的辉煌》一书……”

接下来是几句“推重”的话,可以想见易先生那种目光如炬、侃侃而论的风采。毋庸讳言,我当时有点感动,其原因并不在于易先生的名气以及他对我“气度”与“识见”的欣赏,而仅仅在于他是——“重读”,这两个字让我感到了自信和温暖。以我自作多情的理解,重读有如故人之间的寻找,其动机可以追溯到初次接触时相当不错的印

象，古人所谓“最难风雨故人来”说的就是这种感动。在当下这个世风浮躁的时代，铜臭熏天，斯文扫地，读书已成了一种不合时宜的奢侈，人们都忙里偷闲地到电视、网络，以及各种“吧”里寻快活去了，这时候，有人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旧书来重读，那手势和身影便有了几分古典意味，青衫一袭，茶香几缕，连那窸窣窸窣的翻书声也是令人怀想的。

为了酬谢读者中这样的古典手势和身影，我答应了上海书店出版社，让他们把《湮没的辉煌》再做一次，换一副行头重出江湖。

重出江湖，修订是例行故事。捧读自己十多年前的作品，心情有点复杂，既有那种统帅阅师一般的顾盼自雄和陶醉，有时也难免脸红心跳，特别是几处信口开河洒狗血的地方，更令我无地自容。为此，我抽去了原书中的《童谣》和《文章太守》两篇，换上了自我感觉不错的《英雄赋》和《战争赋》。借用一句时髦的晚会用语：希望你能喜欢。

十年前我到上海签售那次，顺便去看望伯父，他当时九十二岁，一个退休的伙伕（解放后称为工友），每天吃带肥膘的红烧肉，喝低档白酒，但身体很好。他对我说：“人和人比，说到底最后就比谁多一口气。书也是。若干年以后，你这本书要是还有人看，你就赢了。”

我不知道“若干年”究竟是多少年，但我理解他的意思：无论人还是书，最大的对手只有时间。我不由得肃然起敬，人到了这把年纪，如果没有糊涂，就离哲学不远了。

现在，伯父一百零二岁了，仍然吃肉喝酒，身体也仍然很好。他生于清光绪三十一年春天，属蛇。

## 台湾版自序

人的命运中大抵总会遭遇诸多缘分的。认识孙瑞清先生，是在三年前上海的一次戏剧研讨会上。印象中的他，是那种典型上海人的“模子”，却又没有上海人的小家子气，清秀儒雅中透出几分豪爽，活泼泼地像个大男孩。会议期间，后来我又认识了他的太太，极热情也极有气质的一位知识女性，名字又很有色彩：李翠芝，令人想起春天的原野：阳光、芳草，还有嫩嫩的童谣。据说他们俩的相识和相恋很有意思：李翠芝是台湾某大学的戏剧研究生，毕业论文是关于大陆“文革”期间的样板戏。女研究生到大陆来搜集资料时，在《上海戏剧》编辑部工作的孙瑞清给了她不少帮助。对于孙瑞清来说，这是他的性格使然，也是自己工作的分内事。但这样两个青年既然相识了，走到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。李翠芝向我索要一本新近在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散文集《湮没的辉煌》，她说她在台湾从事传媒工作，在出版界有不少朋友。如果合适的话，可以通过他们把这本书介绍给台湾的读者，又说台湾的读者很喜欢这类文化散文，余秋雨先生的《文化苦旅》在那边如何风行云云。

回江阴后，我即把书寄去了，至于在台湾出版云云，我并没往心里去。我是宁愿做文人而不愿当作家的，作家要的是作品，文人要的

是心性。要作品则注重收获,且多多益善,最后便难免见出匠气。而心性注重的只是过程,是创作中那种张扬个性的快感,自由抒写的风姿,以及从语境中体味的意趣。至于以后的事,则由它去吧。既然我的这本小书在大陆已经有了大致不错的销路,后来又获得了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首届“鲁迅文学奖”,在下夫复何求?“岂有文章惊海内,漫劳车马驻江干。”杜子美那样的自谦中其实是透出一股疏狂与自得的。我是散淡的人,不敢奢望过多。

三年前的那次戏剧研讨会下榻在龙华,住所隔壁有一座寺庙,香火很盛的。闲散的时候,我和孙瑞清曾去那里撞过钟,静听钟声的苍凉与悠远,我们相对无言,似乎都想得很多。研讨会一共只有两天,来也匆匆,去也匆匆。从那以后,我和孙先生的联系也有如龙华寺的钟声那样,渐去渐远……

前些时的一天晚上,我刚刚考察古运河回来,正在书房里懒懒地翻看考察日志,思绪浸润在那风华掩映的波光帆影中。妻走进来,说,有电话,大概是上海的。

果然是上海的电话。“我是《上海戏剧》编辑部的孙瑞清,夏先生还记得我吗?”

怎么会不记得呢?仍然是那个活泼泼的大男孩,只是糅进了几分港台腔,却并不做作,反倒更富于青春的质感。孙先生告诉我,他携太太刚刚从台湾回到上海,台湾尔雅出版社想出版《湮没的辉煌》中文繁体字版,出版社的隐地先生托他转达了对这本书的评价,并征询我对出版的意见。

尔雅的出版物我是看过一些的。余秋雨先生的几本书,他们做得很成功。这些就不去说了。就冲着尔雅这名字,我便很乐意,古汉语中的雅有正的意思,尔雅者正声也。这名字让我想到苍古的风骨和高华雅逸的气韵,想到青铜饕餮和编钟,想到《诗经》和远古的乐

舞。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；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。”那种质朴中的华丽，苍凉中的热烈，旷远中的亲和，悲悯中的真挚，开创了多么令人神往的艺术至境。

那么，就尔雅吧。

随后，隐地先生也给我来了电话。我们谈得很愉快，不是交易双方的一拍即合，而是文友之间的心性相投，一见如故。

其实，一本小书的出版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由此认识了孙瑞清先生和隐地先生，还有那位令人想起春天的原野的李翠芝女士。

我想，这也是一种缘分吧。

## 初版自序

1993年10月,《雨花》杂志在推出我这一组文字时,栏目主持人梁晴曾发布了一段相当豪迈的宣言:

散文溪水四溢,跌宕之姿、漫涌之态,令人目不暇接,然少有黄钟大吕之响与惊涛裂岸之势。

散文的本体是强大和恣肆的,它力求新的观念和审美取向,既要感悟人生、富于智慧,同时也可以而且应该具有生命的批判意识,对历史和现实有合乎今人的审视品位。

有感于此,我们特别推出“大散文”这个栏目,在于选发有历史穿透力、敏于思考、有助于再铸民族精神和人文批判精神的散文佳作。

现在,这一组被称为“大散文”或“系列文化散文”的文字已由东方出版中心结集出版,它是否具有“黄钟大吕之响与惊涛裂岸之势”,只有让读者去评判了。我已经很疲惫,想死心塌地地放松一下。作为一个文人,所谓享受除去文思酣畅时的尽情挥洒外,就是一部作品——特别是一部惨淡经营了数年而又自我感觉相当不错的作

品——脱手以后的轻松了，这时真有一种要羽化飞天拥抱世界的感觉。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，想必东坡居士那也是在了却了一桩什么负担之后吧？但现代人大抵没有“左牵黄、右擎苍”的排场，那么就下乡吧，回苏州老家去。正是绿肥红瘦的暮春时节，麦哨、菜花、夭桃翠柳，到处蓬勃着生命的活力。优游其间，每一步都踩着一首亮丽的田园诗，红尘俗务有如梦幻一般遥远。

自这一组“大散文”问世以来，虽然各方面好评如潮，但我却一直颇为矜持，我怕破坏了自己的心境，变得浮躁起来。我坚信：一切巨大的力量都是沉默的，一切孕育和积淀都是沉默的。现在到了放松的时候，我突然感到了一种无可名状的倾诉欲，在那个春风沉醉的晚上，我一边在田埂上漫步，一边追寻那些曾使我心旌摇曳的“感觉”。我知道，那是定格在心灵深处的一幅幅古意盎然的风景。

感觉是什么呢？是陈子昂站在古幽州台上的慨然高歌。在这里，诗人抒发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感喟，而是一种超乎时空的大情怀。这样的大情怀，在上下数千年中能够勉强与之媲美的，大概只有孔子站在大河巨川前的一句“逝者如斯夫”，而杜子美“吴楚东南坼，乾坤日夜浮”那样的气韵都显得太逼仄。陈子昂在幽州台上的高歌只有寥寥四句，但这就够了，这是一个深厚博大的心灵与苍茫旷远的历史和自然之间的对话。既然是对话，便可以直抒胸臆，用不着那些轻俏琐碎的雕琢。雕琢往往是与“小”联系在一起的：小玩意儿、小摆设、小悲欢、小家子气，等等，这些大抵属于休闲一族。在当今的文坛上，人们已经读腻了太多的休闲文字，特别是那些标榜为散文的精巧玲珑之作。因此，人们有理由召唤一种情怀更为慷慨豪迈的“大散文”。这种“大”当然不是篇幅的滥长臃肿，而是体现为一种沉甸甸的历史感和沧桑感，一种浩然尔衮、毫不矫情的雍容大气，一种俯仰天地古今的内在冲动和感悟，一种涌动着激情和灵性的智慧和思考。正是



在这种召唤下，我从小说和剧本创作的方阵中游离出来，试图在自然、历史和人生的大坐标上寻找新的审美视点，也寻找张扬个体灵魂和反思民族精神的全新领地。

我写得很沉重，因为我从具象化的断壁残垣中，看到的往往是一个历史大时代，特别是这一历史大时代中文化精神的涌动和流变。这不仅需要一种大感情的投入，而且需要足够的学识、才情和哲理品格。当我跋涉在残阳废垒、西风古道之间，与一页页风干的历史对话时，我同时也承载着一个巨大的心灵情节：抚摸着古老民族胴体上的伤痕，我常常战栗不已，对文明的惋叹，对生命的珍爱，对自然山水中理性精神的探求，汇聚成一种冷冽的忧患意识，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历史感悟吧。感悟是冥冥夜色中一星遥远的灯火，它若明若暗、时隐时现，让你心驰神往、跃跃欲试，但当你走向它时却要穿越无边的黑暗和坎坷——是的，穿越，创作本身就是一种精神穿越。“我将穿越，但我永远不会抵达。”这是比利时诗人伊达·那慕尔的诗句。没有抵达的穿越体现为一种充满神秘感的过程，这时候你会有如履薄冰的疑惧，亦步亦趋的拘谨，山重水复的迷惘。但一旦进入了感悟的光圈，一切的框范都将风流云散，于是你神游八极，意气横陈，狂放和收敛皆游刃有余，仿佛进入了音乐的华彩乐段。你几乎要跳跃起来，去拥抱那近在咫尺的辉煌，狂吻它每一处动人心魄的细部。但在更多的时候，远方的感悟往往渺不可寻，你只能徘徊在深深的孤独之中。在《洛阳记》里，我曾借助老子西出函谷关的情节宣泄了这种感受：

这位来自东方的老人踟躕于荒原之中，孑然四顾，苍茫无及。这是一幅大漠孤影的自然画面，更是一幅极富于象征意义的生命图像。没有对话者，这是思想者最大的孤独，这种孤独的摧毁力，肯定比政治迫害和生活困窘之类的总和还要大。孤独